

牵

QianSho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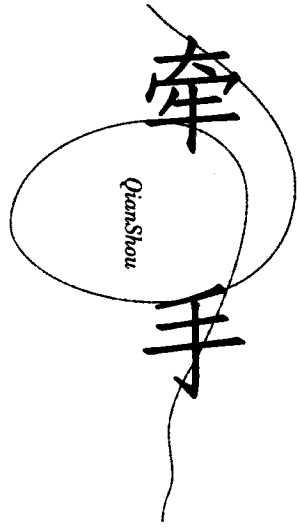
手

王海鸰

著

作家出版社

当代婚恋小说指南
中国婚姻必读手册



王海鸰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牵手/王海鸰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7.7

(王海鸰书系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3939 - 1

I. 牵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2169 号

牵 手

作者: 王海鸰

责任编辑: 汉睿 朱燕

装帧设计: 任凌云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.net.cn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30 千

印张: 22

插页: 1

印数: 10001 - 16000

版次: 2007 年 7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7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3939 -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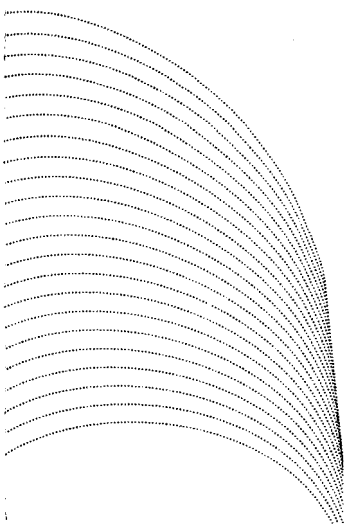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: 27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4.19.

第一章



下午，两个疲惫的、胡子拉碴的年轻男人走出没有冬夏没有阴晴的地下机房，拐过一段细长的通道，爬上一层陡峭的水泥台阶，来到地上。地上是一家赫赫有名的大公司的领地，水磨石地面，猩红地毯直通深茶色玻璃大门。推开大门，太阳立刻在眼前爆炸开来，他们不由眯细了眼睛。阳光热辣辣地刺激着肌肤，全身滚过一阵又一阵的颤栗：久违了，太阳！其中的矮个男人干脆舒展双臂，迎着太阳满怀深情昂首高歌。

“噢嗖来米由，给背来狗扎那由拉那它嗖拉……”

——意大利语《我的太阳》。他叫谭马。谭夫人是抒情女高音，因而谭马的歌喉、风范也具有了相当的专业造诣。

门前正在修路，坑壑赤裸，热风将黄土掀起，张扬翻飞滚动，一波未平，又起一波。

这条路曾有着四排笔直的白杨，往年这时，蓬蓬勃勃的枝叶早已将整条马路遮蔽，即使走在路中间，头上方仍有筛筛点点的阴凉。也许就因为白杨，早该拓宽改建的马路直拖到不能再拖了的今日。北京城高速增长的机动车和路两旁不断兴起的高科技企业，使这条路成了时时发作的一段交通梗阻。

“路上横七竖八堆满了白杨树的尸体……”开工修路那天，钟锐对四岁的儿子如是说。儿子当即就红了眼圈，一想起那又伤心又愤怒的小模样儿，钟锐的微笑便从心底浮出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谭马立刻停止抒情，警惕问道。钟锐年长他几岁，身量高他一截。

“没什么。走吧。”

“走哪？”

“回家。”

“真农民！跟我走！……先去洗个桑拿，再找地儿吃顿好饭，然后嘛，睡觉。睡上至少三天三夜，损失多少，就得补上多少。我老婆说话，要善待自己。”说罢率先走。

钟锐抬腿朝相反的方向走，被谭马一把拽住。

“非得回家？……有病啊！”

“我没有病。你也正常。志不同道不合的原因在于，你我各有一个不同的老婆。”

“我老婆你知道？”

“我知道你。从一个男人的状态就可以看出他老婆的质量。”

“说。接着说。”谭马兴致陡增。

钟锐一笑，“你老婆嘛，毫无疑问，是那种……噢，‘善待自己’型的，所以就没工夫善待你，所以你就只能像条没人管的野狗终日到处流窜。”

谭马欲给钟锐一拳，钟锐接住了这拳头。

“还是跟我走吧。上我家去，让你开开眼。”

钟锐家在一座高层建筑的十二层楼上。他们等电梯。

“……没接触过日本女人，日本电影总看过吧，日本男人下班回家……”

“女人就迎了上去，‘您回来啦’……”

“对。然后呢？”谭马茫然。钟锐觉着他简直不可思议，“然后就递过来一双拖鞋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你在家真的那么惨？”

“我们家的拖鞋只有洗澡的时候才用，用的时候还得且找一阵子呢。说吧，然后！”

“拖鞋刚刚换好，一杯不凉不热的清茶就会递到你的手上……”

“‘您辛苦啦，您请用茶’……”

钟锐摆摆手：“语式倒还是中国语式，‘先喝点水，喘口气儿，饭马上就好，别忘了洗手啊!’”

“然后就吃饭。”

“就吃饭。”

电梯门开，他们进电梯。

“一般都吃什么饭？”谭马着迷了。

“如果主食不是包子饺子那种带馅的，平常日子，四菜一汤。”

“政府标准啊!”

“那是。”

谭马口内津液一股一股地涌，得使很大劲方可尽量不动声色地把它们镇压下去——电梯里人多眼杂。为了ARPRHA2.0，他和钟锐三天没出机房，吃了三天的方便面，已然吃到饿了都不想再吃的程度。

十二层到。

“哎，注意不要吃得太饱。”边走，钟锐边叮嘱谭马。谭马不明白。“吃完饭她还得逼着你吃水果，削了皮硬塞到你的手里。”

“还、还给你削皮?”

“不削皮? 嘁! 削了皮我还不一定给她吃呢!”

“噢! 天哪!”

终于到了。钟锐掏钥匙，谭马拽衣服捋头发地整理着身心。钟锐转脸看到，伸手把他刚刚整平伏了的头发胡噜乱。

“就这样! ——正是需要温暖和照顾的时候。”

“你这样行啊，我算老几?”

钟锐眼一瞪：“你是她丈夫的朋友!”

钥匙捅进了门里。

屋里静静的。

这是三室一厅、现代格局的居室，厅有二十平米，卫生间有浴盆，厨房同时可做餐厅，放得下西式长餐桌。这是以公司名义租下的房子，以每

月几十元的公房低廉租金租借给了钟锐。全公司的人包括总经理方向平都没有这样的待遇。钟锐毕业于北京大学，在中关村，在计算机圈内，有着“电脑怪才”的著称。他二十四岁时写成的软件“中文天地”，目前仍在中国无以计数的计算机上运行。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·盖茨来京时请了八位计算机同行吃饭，其中一人就是钟锐。

“晓雪！晓雪？……丁丁！”钟锐扯着嗓子叫。

无人应。

谭马斜眼看钟锐。

钟锐看表：“可能买菜去了。”

“说话就到饭点儿了才去买菜！”

钟锐心里也奇怪。平常这时候，儿子丁丁已经从幼儿园回来了，妻子晓雪应该正在做饭。他鞋也没顾上换，挨屋找。

谭马站在门口原地不敢动，钟锐没给他拿拖鞋。客厅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，面对这样的洁净，即使没人提醒，你也会不由自主严格要求自己。政府说得对：文明行为需要相应的文明环境。

客厅中央铺有一块宝石蓝色调为主的纯毛地毯，窗前低垂着纱帘，屋角有一株碧绿的龟背竹，墙上看似不经意却恰到好处地点缀着几帧原木画框的小画，还有浅灰的皮沙发，椭圆的橡木茶几，优雅、温馨，毫无刻意的张扬。门旁紧贴墙有一排与暖气罩相连、等高等深的柜子，柜子最靠门边处上方有两个小抽屉，抽屉下是一个同样宽的小柜门。百无聊赖的谭马顺手拉开一个抽屉看，里面放着钥匙、钱包等出门前必须带的碎物，再打开下面一个抽屉，是鞋刷子和鞋油。谭马不能不为这聪明、细腻的设计叫绝，索性又打开抽屉下的小柜门向里窥视，哇，雨伞！……谭马这才相信钟锐所言不是吹牛，这里的确有一个令男人“梦里寻她千百度”的女人。

钟锐一无所获回来，皱着眉头问谭马。

“今儿星期几？”

谭马掰指头算了一会儿。

“……星期天？……星期天！”

“那就是了。带孩子回姥姥家了。她不知道我今天回来。……马上打电话，叫她回来做饭。”

电话没有人接。钟锐真的奇怪了，除了单位，家，她妈妈家，晓雪还能去哪里？

“家里没人。……可能带孩子出去玩去了。”

“拖鞋！”

钟锐这才想起谭马还站在门口，他走过去打开门旁那排柜子的柜门，里面是整整齐齐的拖鞋和别的鞋。钟锐是在伸手拿鞋的瞬间改变了主意的，他“砰”地关上柜门。

“不用换了！”

谭马不明白。

“她、不、在、家！”

谭马明白了，却不能同意。

“换换，还是换换，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一个样。”

“让你进来就进来，现在我是这家的领导！”

谭马这才小小心心怕踩着地雷似的向屋里迈，边扭着脖子四处看。钟锐随手把各个屋的门——大大敞开。

“随便参观随便参观！”

谭马来到卧室门口，卧室地上铺的是地毯。

“卧室也可以参观？”

“我说过了，随便。”

谭马就要脱鞋。钟锐挡住他，带头穿鞋大踏步进去。他也是头一回穿鞋走在自家地毯上，感觉很不一样，一种可以放纵可以胡来可以无拘无束的喜悦由衷涌上心头。大步走了几个来回，然后一屁股跌坐床上，接着又弹跳起来，感觉好极了。他喜不自胜地搓着双手，嘴里喃喃：

“太好了太好了！”

“什么太好了？”

“这种感觉，自由的感觉。老婆不在家，真是太好了。……说吧，今儿吃什么！青菜是不用吃了，水果更是不予考虑，咱们今天想不吃什么就不吃什么！”

谭马笑了，看来这幸福和不幸还真的是一朵并蒂莲，他心里舒服多了。床上方挂着一张合影，里面的钟锐比现在瘦，样子也比现在土，紧偎

他身边的女子倒是雨后梨花一般。

“……结婚照。她非要挂着。”钟锐做解说。

“还弄了身儿当兵的衣服，穿军官服啊，哪怕是混纺的呢。”

“不要只看包装……”

“人也不怎么样，”扭脸看看钟锐，“你现在还算长开了点儿。……嫂子倒是一表人材！”

“……没照好，本人比照片好。大学四年，四年的校花。”

“我倒不明白，这么才貌双全的一个女性，怎么会落入你的手掌？”

“不明白？”

“不明白。”

“真的不明白？”

“坚决不明白。”

“那好，我来告诉你，四个字：才、子、佳、人！”

谭马语塞。

钟锐在厨房下面条。他们最终决定吃面条。尽管谭马那么想吃一顿正儿八经的饭。大米饭，汤汁浓厚的红烧肉炖粉条，新鲜青菜，飘着香菜、胡椒粉、麻油的热汤——两菜一汤。作为一个应邀而来的客人，这要求不高。但就这不高的要求钟锐也没法满足：他妻子不在。他保证说他能下出味道独特的面条，谭马只好做“欣然同意”状，别无选择。

锅里的水开了，钟锐拿着一把挂面拿不准下多少好。

“谭马，你吃多少？”

此时谭马正关着厕所门坐马桶上出恭，没听清，欠身伸手把门拉开一道缝。“什么？”

“你能吃多少，面条！”

“……三两吧。”

钟锐看看挂面上标的重量，500克。一斤。他抽出三分之一下到锅里，这是谭马的。再抽出相同的一小把下进锅里，他也吃三两。用筷子搅了会儿，觉着不太够，看看手里的挂面，又抽出几根，再仔细将手中和锅里的面条加以对比，看比例对否——他决心要把这顿饭做好。

卫生间，谭马出恭毕，抽手纸时，发现手纸没了，大声叫钟锐。

钟锐在炉子左边的灶头上煮面条，右边烧上了油锅，从冰箱里拿出五个鸡蛋，正要打，谭马的声音就在这时传来。

钟锐听见了，想了想，又想了想，对手纸在哪里一点没有印象。

谭马提高嗓门又叫。钟锐答应着就近打开碗柜看，自然是没有。大步走到卧室，开衣柜，床头柜，依然没有。他有些急了。

谭马坐马桶上耐着性子等，想不通拿个手纸何以要这么久。

钟锐来到儿子丁丁的小房间里，打开儿子的玩具柜一通乱翻，把玩具什么的扔了一地。没有。

谭马坐在马桶上不耐烦地抖着双腿。

厨房，油锅冒起了浓烟，面条锅也开了，向外溢。

钟锐从儿子房间出来，转身去了客厅，动作更急促地各处翻，一无所获，他无计可施，拿起电话。已经到吃饭时间了，上哪去玩这会儿也该回来了。

电话果然有人接了。接电话的是钟锐的小姨子夏晓冰。晓冰二十多岁，跟姐姐长得很像，黑发飘逸，是师范大学艺术系的研究生。

“喂？”

“是……晓冰吗？”晓冰嘴里正嚼着饭，声音显得有点含糊，使钟锐一下子拿不大准。

“有何贵干，姐夫？”

“叫你姐接电话。”

“我姐不在。”

“那她去哪了？”

“她又不是我老婆我怎么知道。”

正吃饭的夏心玉皱起了眉头。夏心玉是晓雪、晓冰的妈妈，近六十岁，有着六十岁人的白发和皱纹，也有着六十岁人才可能有的安详和睿智。她在妇产医院做科主任，是那种病人一见就会全身心信赖的医生。她责备地冲小女儿摇头，晓冰回了她一个鬼脸。

电话那边钟锐着急起来。

“这人！上哪去也不说一声，哪怕留个条呢！”

“你从来上哪去、干什么都通知过她吗？”

“……你姐真的不在？”

“真不在。不信，你来搜！”

“这就怪了。她还能去哪？”

“你有事？”

钟锐嗫嚅地：“不知道她把手纸……藏哪里去了。”

晓冰立刻明白了，大笑，笑得说不出话。夏心玉起身要拿电话，被她推开。

钟锐只有举着话筒耐心听晓冰笑。这工夫，厨房炉灶一边灶眼上面条汤溢了一地，另一边灶眼上油锅着起了火。谭马坐马桶上抽着鼻子，叫起来。

“钟锐，怎么这么大烟味啊？”

钟锐猛地想起，扔下电话往厨房跑。

听到电话里传来“嘟嘟”声，晓冰放了电话，回到餐桌旁。

“我姐夫。”

“他什么事？”

“他能有什么事。……妈妈，我真不懂，我姐怎么能和这样的人过，还过了六年，够有毅力的。”

夏心玉吃饭，没理她。

钟锐家厨房已是浓烟滚滚，火焰在锅内跳跃。钟锐冲过去关火，被地上的面条汤滑倒，四肢着地扑倒在炉前，顾不得站起，趴在地上伸长手臂先关上两个火的开关，才起身去端着火的锅，没想到铁制的锅把儿已被烧得滚烫，钟锐“嗷”的一声怪叫把锅扔下，急中生智抓起锅盖扣到锅上，才算消除了险情，看看手，起了大燎泡，不由气从中来。

“怎么了钟锐？”被困在卫生间的谭马问。

“没你的事儿！”

“手纸呢？”

钟锐大踏步走到他的工作室，从电脑旁的打印机上撕下一张打印纸向卫生间走去。

谭马难以置信地接过了这“手纸”。

“这文件……不要了?”

“不要了。”

“你们家都用这当手纸?”

“对。”

“这手纸也……太硬了点吧?”

“多搓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谭马只好“刷拉刷拉”地搓纸。

钟锐再接再厉找手纸，此时此刻这已成了他的信念——他就不信他找不着!

卫生间，谭马提好裤子，准备洗手，发现洗手池里堆满小孩儿的滋水枪、小水桶等玩具，他返身弯腰去浴缸处洗，不料一打开水龙头，水从头上方的莲蓬头里直落而下，把他浇了个透湿。

钟锐徒劳无功，站在房中间大喘气，谭马出现在门口。

“我走了。”

“你身上……怎么了?”

“正如你所看到的——湿了。”

“把湿衣服换了吧，穿我的。”

谭马斜着眼：“你知道你的衣服在哪吗?”

“……”

电梯里，形容狼狈、肚皮空空的谭马两眼看天，绝不理会电梯员急于询问的焦渴目光。

天彻底黑下来了，喧哗溽热的城市进入了夜的宁静和清凉。

钟锐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鼾声如雷。谭马走后他全然再无做饭的兴趣，拿一包儿子的“旺旺烧米饼”坐长沙发上吃，还吃着呢，就睡过去了。三天三夜没有睡了。

清晨的一缕阳光穿过没拉窗帘的窗子，印在钟锐脸上，并肆意扩大着它的面积。那温度和亮度使钟锐睁开了眼，意识却仍在睡眠中滞留，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，不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，就这样愣了一会儿，大脑功能蓦然恢复，他“腾”地从沙发上跳起，大步向卧室走去。

卧室，他和晓雪的那张大床整齐如昨。他转身来到儿子的小屋，床上同样空空。钟锐呆住：天！

铃——

钟锐心里一阵轻松，冲进客厅抓起电话。

“晓雪！……”

不是晓雪。是一个男声。

钟锐楼下门前停着的一辆黑色韩国“大宇”车里，坐着方达电脑公司总经理方向平，他正用手机跟钟锐通话。方向平看上去精明强干，与钟锐同岁。

“是我，向平。……我就在你的楼下。来接你。公司今天搬家。”

钟锐一惊。那散放在电脑台上还没收拾的软盘，堆积在柜子里、抽屉里的各种资料一起涌到了眼前，那都是些万万丢不得、万万乱不得的东西，丢了哪一样都有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……全身忽地涌出一层细汗，钟锐对着电话控制不住地大叫起来。

“搬家？！今天！这么大事你……算了算了，我马上下去！”

电梯门开，钟锐一步跨进。电梯员热情地：“上班去？”

“嗯。”这声“嗯”其实停留在钟锐的心里，根本没出嗓子眼儿。

电梯员头一甩，脸一板，以示对钟锐态度的不满。钟锐全然不觉，两眼紧紧盯着上方的数码，此刻他真希望有所谓“土遁法”，让他能够即刻现身机房。

正是上班高峰，车根本跑不起来。钟锐坐在副座上，双眉紧皱。

“不是说好下月搬家的吗？”

“我查了皇历，今天正是搬家的日子，以后的三个月内，都没这好日子了。”方向平耐心解释。

“机房里那么多的文件、资料……”

“所以我一大早赶着开车来接你！放心吧，钟锐，一切有我，你只管你的项目开发。一旦ARPHA1.0投入市场，公司马上就有资金进行下一步的大动作，当然，首先是要给你配车，配手机，还有，把你住的房子给你买下来……”

钟锐摆摆手。

“ARPHA1.0不能再搞，一上市就会面临淘汰，我和谭马正在做2.0的版本……”

方向平一下子急了。

“那得什么时候才能出来！四环北边我已看中了一块地，急需用钱！”

“你还是要买地？！”

“一定要买地！”

钟锐扭脸看方向平，一年前对方找他联手创建公司时所说的话言犹在耳：

——做出自己的软件，建成中国的“微软”！

钟锐佩服比尔·盖茨，佩服他的才华、眼光和成就。

方向平一眼就看出了钟锐的思想，他缓和了口气。

“软件开发永无止境。他做出了2.0，3.0，你还可以做4.0，5.0，6.0，可这地皮，开发一块少一块。”

钟锐不说话。方向平便也闭了嘴。所有道理钟锐都懂，但他不同意，他们从一开始就有分歧。以往的成功合作完全是由于方向平的隐忍和韬略。现在到了该让钟锐清醒的时候了，不再费口舌，而是用行动！一想到这些方向平就手心冒汗，热血沸腾。他猛地加大油门，车“呼”地与前面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擦身而过。那人是个年轻男子，其时正扭着脖子欣赏路边一位肩背双肩包的姑娘，姑娘有一张光洁得近乎透明的脸。紧急情况下，男子汉不失理智，双脚支车向路边方向歪，不幸脚下埋伏着一块小圆石子儿，一滑，整个人狗一般摔趴在地，待爬起来抬头看，肇事汽车早已无踪无影，气得他冲着空气怒骂：“我×你妈！”

过往行人忍不住笑了。

姑娘也笑，两嘴角弯弯着向里深陷。

方达电脑公司新址在一座写字楼内的六层。

机房里乱得无法形容，一个纸箱子挨着又一个纸箱子，纸箱子上还是纸箱子。遍地是纠缠不清的电线，稍不当心就得给绊一个趔趄。窗户赤裸，七月阳光最充分地向房内倾注着它的热情……到处是匆忙搬家时的无序和混乱。钟锐打开一个个纸箱子查看，里面装的是他们的文件、资

料、软盘、机器，他们的全部心血。房内温度已达三十多度，心情紧张的钟锐全无感觉。他一个一个箱子的检查，登记，把检查过的箱子做上记号，放到一边。都检查完了，好像还缺什么，对了，ARPHA2.0的流程图及其做好后拷贝出来的软盘，昨天他们走时随手放到了电脑台上，哪去了？身上蓦地又出一层新汗。他起身向外走，与抱着个纸箱子进来的谭马撞上。钟锐二话不说拿过纸箱子打开，里面是水杯饭碗和一堆方便面，他把纸箱子“咣”地放下，扒拉开谭马大步出屋，下楼。

楼门口停着搬家公司的卡车，工人们吆吆喝喝地抬柜子扛桌子向楼里走。那位身背双肩包、面孔光洁的姑娘路过这里，饶有兴趣地看。

钟锐从楼里冲出，直奔卡车。姑娘拦住了他。

“哎，这干吗呢？”

“你看像干吗？”钟锐烦躁地甩下一句，抓住卡车车帮蹬上卡车。

姑娘毫不在意，自己对自己笑笑，不请自进地往写字楼里走，并准确地沿着搬家的嘈乱来到了方达电脑公司所在的六楼。她挨屋走，挨屋看，在任何旁观者看来，她的行为都像一个好奇心过重、不懂事的孩子。

钟锐最终在财务室屋里，在会计老乔的老婆让老乔带到公司来推销的那包袜子下面，找到了他要找的纸箱子。

回到机房，钟锐和谭马打开纸箱子检查。

“都在。加上我机器里的那部分就齐了。”

“那部分没备份？”

“没想到会这时候搬家……”

“这跟搬家没关系！要随时备份！……还愣着，你那台机器呢？”

谁也没发现那个姑娘何时来到了他们的机房门口，忽闪着一双眼睛看钟锐看谭马，再不，就看他们满屋的这那，看得津津有味。钟锐一抬头看到了她。

“有什么好看的，当这是动物园吗？”过去，不客气地关了门。

“这姑娘挺飒啊。”谭马面对姑娘消失的方向神往。

“你那台机器！”钟锐怒气冲冲。

姑娘被赶开，仍然兴致不减，顺着楼道继续走，迎面过来一个五十多

岁的小老头儿。小老头儿干干巴巴，精心设计梳理过的头发，仍无法将全部头皮遮蔽。他姓乔，老乔。姑娘冲他走过去。

“请问，经理在哪个房间？”

“方总还是钟总？”

“你们这需不需要人？”

“跟我走。”

挂有“总经理室”牌子的房间已相对就序，崭新的大班台在阳光下发出豪华的光，屋里温度宜人，空调机在窗子左上方发出轻微的嗡嗡声。方向平用手指轻轻抚着大班台面，仿佛牧人抚摸心爱的坐骑，心中自有许多感慨。一年前他与钟锐联手，贷款十五万干到今天的固定资产三百五十万，从暗无天日的地下室搬到现在的正规写字楼……他的眼睛微微潮湿。

敲门声。方向平迅速恢复了一惯的平静。

“请进。”

老乔带姑娘进来。

“方总，她是……”卡住，转对姑娘，“你是……”

姑娘越过老乔到方向平面前。

“我叫王纯。方总，您需要人吗？”

方向平朝那张光洁的面孔细细看了一眼，示意她先到墙边的沙发上坐会儿，转而对老乔交代任务。公司成立一年了，乘乔迁之际，得给对他们寄予厚爱的客户送点小礼品聊表谢意。老乔能力差，但极认真，正适合做这种琐碎之事。知人善任是方向平的优点之一。

“买什么呢？”老乔问。

“你看着办，每份价格掌握在一百元左右，大约五十份。”

老乔沉思一会儿后，下定了决心。

“方总，我有个建议，送礼品一定要纠正以往的俗套，样子货，华而不实，花了钱别人还不领情。首先得有实用价值。”方向平点头。老乔欣然道，“成，这事交给我了！”

老乔一走，王纯便站起，走过去，把早已拿在手上的简历递给方向平。方向平接过，并不看，尖锐的目光直视王纯。

“怎么知道我们会要人？”